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

十五



周濂溪集

拾伍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十



附錄

祠記

江州州學先生祠堂記

林栗

始予讀河南程氏兄弟語錄聞周茂叔先生  
道學之懿其後閱蘇端明黃太史所作濂溪  
詩而想見其爲人及來九江前武學博士朱  
熹元晦自建寧之崇安以書至曰濂溪先生

三州

三

二程之師也身沒而道顯歲久而名尊今營  
道零陵南安邵陽皆已俎且泮宮江獨未舉  
顧非闕與予聞之矍然適會先生之曾孫直  
卿來訪敬請其象與其遺文併通書拙賦而  
讀之曰此之謂立言者可無傳乎亟擊諸  
板而繪事於學宮使此邦之人知所矜式既  
成將揭其號乃按其文字攷其所謂濂者其  
音切義訓與廉節之廉異矣廉之訓曰清也

儉也有檢儉之義又如堂之有廉箭之有廉  
截然介辨之義也濂與廉同其音似廉而不  
類又有里參翻者含鑿翻者其訓曰薄也又  
曰大水中絕小水出也予異焉曰是安取此  
問其人曰先生之子求詩魯直避其從父之  
諱改焉嗚呼有是哉儒者之學本於文字義  
訓而謹於正名毫釐之差千里而謬不可忽  
也東坡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

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為溪之呼  
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則固已不足於廉  
矣又將轉而為濂則由儉以趨薄由清以絕  
物殆為陳仲子之操乎地以人重人以名高  
因諱避之訛以成聲畫之舛遂使先生之德  
與是溪之名俱蒙薄絕之累將非後死者咎  
與予是以正之夫山川風氣民之所薰而生  
也故家遺俗民之所薰而習也先生之道傳

於二程其所成就夥矣而廬山之下濂溪之上未有聞焉或由此也夫自今而後吾知九江之士清而不隘儉而不陋辨而不爭嚴而不厲有檢斂之美而不流於薄絕既以獨善其身又思以兼利天下見中庸之門戶入誠明之閫奧其必自是始矣先生名惇實避英廟二名改頤其官闕行治流風遺書則有蒲左丞所為墓誌洎諸儒先紀述詳矣予無所贅其辭乾道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左承議郎權發遣江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長樂林栗記

重建祠記

謝諤

諤為曲江周史君記濂溪祠堂之二三年史君剖符九江九江又濂溪之居也前守長樂林公嘗祠先生于學之廡規撫卑陋非所以示尊敬之意史君乃即學之隙地創建祠宇又

以明道伊川配以溥熙元年春正月落成講也攝宰豫章之奉新距九江二百里日知史君之訓民也整軍也禮其德且賢而器其才而能也窮達也鬱屈紆也愁吟欣也事大小劇易序以理也則規規然致意於老師先生而謹祠之史君之於斯也非祠也君子之教也不必家置一喙也啓其敬焉可也謂夫老師先生之嘗出處笑語于此屋焉而形像之

史君祠濂溪爲二郡之遇曾不知濂溪固不止乎二郡而史君之心豈亦止二郡之爲拘特因二郡而見耳必究其道之所在心以會之又安有此疆爾界耶以謬之嘗預記也不可於此乃默抑古人所謂大書特書屢書果一書者執筆當未艾也史君名字見前記是年二月朔臨江謝謬謹記

濂溪書堂記

朱熹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闕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



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民  
只是以道之所託於人而行於世  
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  
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  
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  
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  
者歟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

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屬  
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 藝祖  
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  
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  
生出焉不繇師傅默契道體建圖屬筆根柢  
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二程者遂擴大而推  
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  
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

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  
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  
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  
諱博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  
因取故里之號而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  
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  
其荒蕪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  
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已始復作堂其處  
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  
屬喜記之喜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  
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  
想見其為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  
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  
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  
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  
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

使後之君子有以觀攷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意也云爾越明年丁酉春二月丙子新安朱熹記

附祠堂銘

黃維之

紹熙初元冬十一月丙辰黃維之祇謁濂溪先生之祠堂始堂之成朱熹為之記而無其銘於是銘之銘曰

濂溪之水清且漪兮先生之德不磷不緇  
康廬之峯秀而峙兮先生之道無成無虧  
先生之存兮學者之師無極而太極兮洩  
天之機死不可作兮吾誰與歸敬瞻其容  
而思其人兮亦足以發吾道心之微

濂溪書院記

陳孔碩

嘉定四年詔以吏部郎趙侯崇憲知江州事  
一日謁濂溪周先生祠退詢于眾曰吾州之  
士讀先生之書而脩其業者誰歟曰未之見

也先生之後世其家而顯于今者誰歟曰未  
之聞也喟然歎曰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遠  
矣固宜得世祀而脩其業昌其後者猶闕焉  
吾其圖之廼規祠旁地得之周氏若他姓易  
以地或布築宮其上為講堂塾序庖廡咸備  
選秀民于五屬縣縣二人廩食皆官給又為  
之置儲書之所寢食之具給使之徒命吏治  
其賦會其出入使為士者參焉選鄉之善士

主之訓以大學之事而總于郡博士復求周  
氏後髫鬣以上可教者別立小學之師以誨  
之凡大小學之教事皆有課程大抵略於詞  
章之習而詳於講說言行起居之節其所望  
於後之人者遠矣既成以書走介于閩謂孔  
碩粗嘗讀先生書請書其事會僕起漕廣若  
道江西見侯于豫章侯述前請僕謝不敏而  
請不已又數月乃勉承命而言曰昔夫子之

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  
道未嘗及易也蓋曰下學斯上達矣方是時  
先王之教法猶在異端雖萌而未昌也夫子  
歿門人各以所聞傳道于四方者其流或小  
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  
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矣其易以惑  
人者老莊楊墨為甚淺而為功利刑名術數  
之說猶足以動諸侯售于世學者樂其誕而  
逃焉子思孟子懼故不得已合下學上達之  
事極其趣而備言之於是始有性命道教盡  
心養氣之論其言似躡出於夫子所未嘗及  
者蓋世殊事異豈二子所得已哉孟軻氏沒  
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有 宋昌明天佑斯文  
濂溪周夫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  
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為圖筆為書然後孔氏  
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氏大易之蘊大

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故曰  
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自是  
洪儒相繼尊信其圖與書而演暢其說或者  
乃疑太極之外不當更有無極雖知有通書  
之粹而不敢議然獨議圖非先生所作其辯  
雖雄而終歸之以文害意失其旨趣矣夫太  
極也者以爲有物焉則無形可指以爲無物  
焉則是理已具所謂無極而太極者猶曰微  
而顯云耳初非二物次第而生也及其爲二  
氣爲五行爲萬物也太極亦無時而不在不  
以合而渾也不以離而散也後之學者真能  
反而求之吾身一原之妙感而通之醞酢萬  
變之間則知天地雖大萬物雖繁未嘗離而  
爲二尚何先後本末顯微精粗之間哉以此  
正心脩身以此治家國平天下發爲輝光冠  
爲事業高不爲空寂所眩下不爲功利所淪

凡異說之頗僻而六中者皆不照而自破矣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孔子易道之蘊大學  
中庸七篇之指歸六經之原也此周子所爲  
著圖書有均於後之人者也此趙侯所以即  
其地建其廬聚其徒以讀其書之意也此孔  
碩所以受命而不敢辭者也趙侯蓋故丞相  
忠定公適長嗣家有學欲觀其政於此可以  
類推矣嘉定六年日南至朝奉大夫廣南西  
路轉運判官兼提舉本路鹽事閩山陳孔碩  
記并書篆篆朝奉大夫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提  
舉學事兼權隆興府開封趙崇憲立

江州濂溪書院後記

周公作而善治可以開百世之運孟子生而  
真儒得以興千載之文

聖宋肇基奎鉤效祥耆輔碩學瓊哲相望由  
孟子而來千四百有餘歲能以斯道爲己任

者昔元公也由周公而來二千有餘歲能以天下爲己任者今魏公也喬木故家典刑如存氣稟感召律呂相應廬山之陽濂溪之濱元公書堂在焉異時遺墟舊址蕪蕪不治青蘋白鷗無與同樂潘侯慈明始復祚堂其廼揭以舊名而奉厥祀趙侯崇憲又規勅書院聚生徒其側以郡博士主之貴寓察院劉公元龍請于朝

先皇帝親灑

宸翰書濂溪書院四字扁于門所以表章崇尚者甚至式閭封墓錄後之舉則未之聞淳祐六年今太傅平章魏公開湘溢府元公之五世孫擇之者邾行以請謂曰惟先君元公得不傳之學以授二程而道以大明迄今二百載于其子孫弗振洵之子無責焉耳澹之後無傳余爲沆之次子曰振之者余



季也湛之子一之濤之子成之是皆有志於學者而未有以贍養之又惟先君無恙時築室少府嶺下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其基弗念弗庸以質以鬻今殆為他姓所得思欲更葺數椽辟燥濕寒暑以奉吾親詎可得耶

公惻然亟命山長潘君

之定

訂其支派為之

纖悉經紀臚為四位以擇之嗣澹後奉孀母葉氏以居索所質鬻之地官代為酬直拓隘展狹增造楹舍仍給沒官田三百畝會

二百六十

十

志

陳

魏公易鎮上流又撥軍資庫不係省錢壹拾萬緡為市良田八百畝若位得二百給據立石禁典賣蠲二稅比成之等置到皇甫等田八十四畝餘更飭屬縣買補元數以成初志他如修築墓墻開填書院溪澗等費為錢肆阡叁百緡有奇由是而元公之廬肯堂矣墳有識矣爾後魏公入相

天子進位 辯音軍國機事之暇猶睠  
睠不忍忘且援 褒錄勲賢後嗣之

典授成之以初品官俾主德化之學掌

元公祠其始自今欽千世世 魏公

之有大造於 元公者善藩善飾

云乎哉 咸淳己巳太府少卿李侯

繇池陽改牧款謁 祠下顧瞻左右

昉建祠堂則 朱文公實記之再扃

書院則 陳北山實記之至於憫流

澤之湮微傷詩書之廢墜扶植於開

梱之始綱維於移鎮之日官其後嗣

於秉鈞十年之後使 元公之傳

繩蟄繼志則 魏公之德卓乎不

可幾及稽之郡乘未之紀錄大懼闕

典不遠千里屬夢得爲記夫莫爲於

前雖美弗彰莫繼於後雖盛弗傳

元公不繇師授默契道體爲往聖  
繼絕學其視孟子承三聖距詖放淫  
以私淑人心者同一學也 魏公

不負所學再造王家爲萬世開太平  
其視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使大治  
榮華者同一道也然君子之澤五世  
儻弗克紹孟子蓋深惜之今 魏公  
存錄賢者之裔商而營道源流之盛以

彰以傳實得周家崇德象賢之意可  
不尚乎可不紀乎侯名與字伯與同  
慶人學問有本經綸有方乃能加意  
於此可謂知所先矣詩曰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夢得載賦二章而書周公孟子之說  
以復之是爲記時庚午閏十月四日  
也顯文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寧

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節制左翼軍屯  
戍軍馬兼福建路計度轉運使兼本路  
勸農使將樂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  
紫金魚袋馮夢得撰中奉大夫權尚書  
吏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同修 國史  
實錄院同修撰兼 侍讀分寧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章鑑書端  
明殿學士朝散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

兼權叅知政事同提舉編修 勅令同提舉  
編修經武要略縉雲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  
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趙順孫篆蓋

江州州學四先生祠記

王似

自 夫子沒而教不立 孟子沒而學不傳  
群籍喪微言絕異端起斯道浪邪僻橫流義  
理晦蝕歷漢晉隋唐迄于五季蓋千五六百  
年於此矣至我 朝文明啓運五皇集奎篤

生英哲紹厥統緒 濂溪元公周先生挺然  
特出獨造道奧由天所授不待師傳建圖立  
書昭示後世無極而太極之妙實前聖所未  
發通書四十章發明至理直見精微 明道  
純公程先生 伊川正公程先生咸往受學  
吟風弄月以歸直得所謂樂處遂相與篤志  
究極發揮斯文之懿於是彰顯卓非前代之  
所可及 六飛來渡道與之南又生 晦庵

文公朱先生闡幽發微剖析至到昔舉其要  
今敷而暢之昔啓其端今會而通之是理之  
奧大昭明于天下夫人皆得以目擊而心迪  
之其有功於斯世垂憲於將來端由於天非  
人力之所能致也潯陽實 元公寓里雖  
本春陵以貧不能歸樂山川之美而上居因  
取故里之名而名其溪後之人相與祠于學  
又奉 明道純公 伊川正公以配焉推其

淵源究其本末的有深意蓋非 周子表倡  
於先 二程子充廣於後疇克承接 孔子  
孟氏之傳使有志之士得以探討而服行之  
然卑陋狹隘非所以稱揭虔受靈且無以示  
學者崇嚮之意而 晦庵文公羽翼前猷指  
示後學俾人不迷其方厥德甚懋而未之祠  
得非闕歟景定甲子臨川鄧君蜚英實典教  
事以平日企慕之切篤志修爲之深顧瞻有  
感慨然改作宏施而顯設之合 四先生冠  
服儼然前後相望使來游來歌起敬起慕道  
統之盛不待有言固瞭然心目間是豈尋常  
流俗所能爲哉 文公朱先生嘗作書堂之  
記曰此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何  
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可  
謂的有以見其故矣切謂孟子旣遠此道如  
日昃之離浸浸而入於夜 周子 程子

之生如夜而且有其目咸睹至于朱子如日  
正中軒豁呈露非由天畀誰能爲之於戲躋  
哉祠成鄧君特以書來告以修建之意以似  
嘗讀四先生之書俾記其事自惟淺拙何  
足以承然遠意不敢虛辱姑誦所聞且記君  
有志斯道作興來者之意因書以復之但深  
僭踰之懼咸淳乙丑維夏閏五朝議大夫直  
華文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義  
倉奉贖公事王必記并書朝請大夫新除右  
文殿修撰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兼江西  
安撫使兼屯田使趙日起題益

德安縣三先生祠堂記 林時英

大哉孔子之道所以維天理立人極雖世未  
嘗亡而本統之傳不能無斷續則是道不能  
無晦明故自孟氏而下杳無嗣響昔我朝濂  
溪先生作通書圖太極不由師授遂繼絕學

二程先生又從而廣之然後孔道復明三先生之在天下蓋學者同所尊也然濬源衍流起人心之敬一人心之趨則自學道君子始德安邑庠舊有亭曰詠歸歲久不葺嘉定戊寅馬君价來攝邑事能擲垢搔癢以瘳民瘼鋟瓦剔蠹以東吏姦不兩閱月百廢具興於是邑士合辭請新之君曰吾志也然與其爲游息之所盍亦正趨嚮之源乎謹曰善遂易亭而堂改扁曰尊賢繪三先生像於其中俾升斯堂者見其灑然如光風霽月濂溪也渾然如玉質金聲明道也森然如規矩準繩伊川也莫不悚然慕肅然敬如親摳衣拱聆提諭闡正學門戶而學者知所入焉夫心與理一苟此心無一日而不敬則此理無一日而不明由尊三先生而孔聖之道益尊矣祠像云乎哉雖然學者不自正心誠意謂能尊賢



駸駸流弊必至駕僞翼虛盜名欺世此非三先生之心抑非馬君之所望於學者也故為之記

江州貢士增貢記

馮去疾

端平元年春 詔增天下郡國貢士貢有差逮嘉熙元年秋 旨江州增額二人恩至渥也初詔下郡守趙公善璫言曰九江為郡最古地望於今猶重國家中興逾百年文治洽於承平士彬彬盛矣而三歲大比貢額徧以不至

能具六經其為士者耻之敢援明詔以請閣弗下已而陳公塏以本道帥節行州事乃申言曰是豈惟士之耻抑長吏之責也諸侯不貢士若古有辟不舉孝不奉詔漢論以不敬魏口率歲察而秀異者不拘唐二禮公羊穀梁春秋殆絕則訓誘胡可因循所由來舊矣且詔之而不言言之而不力將何以奉宣德意興起文教甚非好德賢賢之誼也敢重以

請會趙公必愿在省闈慨然曰是爲周子所  
居之鄉而吾先君吏部公舊所臨州者非耶  
有無極太極之說故其人至于今善窮理有  
光風霽月之韻故其人至于今務躬行有巧  
勞拙逸之戒故其人至于今不務利而計功  
有志伊尹學顏子之教故其人至于今能希  
聖賢而不失於今名此濂溪先生之遺風而  
先吏部公所爲築書堂而風厲之者也雖微

端平之詔郡國之請猶將張之况詔書具在  
而二侯之言可覆不誣耶遂撫前奏白于  
朝以有今詔惟國家以科舉取士有革有因  
大較以言揚而已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  
惟革其失逾遠自唐之世已然儒先大人蓋  
嘗發憤抗議思所以革之而未能也然自設  
科以來名公鉅卿才大夫皆此塗出而上所  
尊異者亦惟曰進士云然則貢貢之廣狹所

關遠矣今一郡五邑之夫三四千士之衆所  
增者才二人通舊額惟十人眎環州數郡若  
番若洪若南康猶爲褊也而化得下究讀禮  
春秋者不壅於上聞此上之恩二邦君前後  
奉行詔書之勤而趙公名父子加惠江人士  
之德也云繼自今進而獻藝於有司不窘於  
貢貢之褊仄而克展盡其平日之所長退而  
講學於書堂既有以待有司之求又能探討

服行卓然脫於俗學異端之感而異時足爲  
天下國家之用顧非趙公名父子所望於爾  
江人士之意抑非爾賢師帥之所以教者哉

江州咸淳增貢額記

三代而後士大夫鮮有開物成務之心富貴  
其身而已孔孟而後士大夫鮮有學爲  
聖賢之心華藻其言而已欲士勿徒事華藻  
志富貴嘗自講明體用之學始



